

# 海燕甘之戀

湯匡瀛著



建業書店發行

書叢藝文業建

# 燕之森

著瀛匡湯

行發店書業建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著作者

湯 匡瀛

出版者

建業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  
永樂里十五號

發行人

胡民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價定本基

## 自序

從三十一年到抗戰勝利這段時間中，我會像一頭野馬，授荒於浙閩贛粵的重山複嶺之區。每到一個地方停息下來，總覺有一種陌生之感，壓住心頭；促使我寫出許多要說的話。那時，抗戰正激烈進行着，社會到處顯出不寧靜：在不平常的生活之中，我看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悲壯事蹟，看過多少流離散亂的哀怨情節；也看過多少驕橫者的嘴臉和偽善者的獰笑，夜靜燈燭，想起日間種種，燃亮燈花，提筆亂寫一陣，彷彿心頭沉重減却不少。

到現在想起來，歲月易逝，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抗戰勝利後，我一樣混在人海中回到沿海都市；這幾年，吃了太多的都市灰塵，有時不免重做起思想的俘虜：那些當初替抗戰撐住骨幹的偏僻小城是否依然無恙？那些驚心動魄的壯烈故事是否還灑留在人們心頭？這，又誰能知道！這幾年，社會一天天在改觀，過去的就是過去了；可是，當我有時在萬籟俱寂之夜，把箱篋中的舊作，拿出來重讀，當時情景，却不免逼上心頭。

徒然一個人的感喟！一們人的追念，對人類有些什麼幫助呢？朋友們勸我把這些舊作整理一下出一個集子，雖然沒有內容，自己也這樣答應了；不過想把散失未盡的舊作有一個結集；使過去不平常

的生活留一個烙印。何況這幾年，社會給我陌生之感，與日俱增，而寫文章的勇氣，則與日減退呢？  
以此書紀念我過去一段流浪無繩的生活。

湯 匡瀛  
一九四八年六月卅日

# 目 錄

海的低喚	一
時間	三
心底的一星	四
牽牛花	六
丹楓	九
別樣的情懷	一一
秋堤的多餘	一三
海燕之戀	一六
綠	一七
明天	一九
微燈	一一
兩點火星	一三
秋夜手帖	一五
船夫和船	一八

村居

春

三三

秋

三六

海燕

三七

墓園

三八

蟋蟀和白鶯

四一

門

四二

櫺

四三

膏腴・手杖

四四

兔的失蹤

四五

守侯者

四六

廢園

四七

漁燈和路

四八

彼岸的聽望

四九

窗前偶筆

五〇

遲暮

五一

山居

五二

霧	六六
海水漂去的故事	六八
友情兩章	七一
風外三章	七六
驢子	七八
囚徒	八〇
歲暮及其他	八一
船	八四
鄉居	八六
歲暮	八八
海沙	九〇
鶴鈴	九一

## 海的低喚

天是藍的，星也是藍的，海也是藍的，時候和今晚一樣：仲夏之夜，你輕盈而纖巧的衣角沙沙地拖過海邊的細石，發起和像音樂一樣曼麗的奏唱。悄悄地像一個憂鬱的修道女，白色的衣服掠過海邊矮矮的竹籬，讓月亮光把那些巧麗的野含花倩影撲上你衣角，你毫不理會地走了，也不回頭來瞧瞧那些躺在泥土裏失去了愛戀野含花的倩影。

不知是誰家吹起一支悽婉的洞簫呢，你終於又停起了急促的步伐，那樣慘淡向我一笑：

「配！上這一點簫聲更有意思了！」

你頹然地在路邊的石塊上坐下來，你的眼珠老是望起海，望起天。望起會眨眼的星星，你是愛藍色的，但那晚你心裏並不一定夢着藍色，或許正在玄想明天遙遠的旅程，這今晚的星星，海色，天空，明天用寂寞的旅懷去追念時，都是黯愁的資料，你所以感到憂鬱了：

其實，數千年人類歷史過來，何處無月，何處無星，又何處不見天空，又何處不見海色，上帝並不需要人類的眼淚與嘆息來長這人間，而人類卻正在濫用眼淚鼻涕嘆息去埋葬了人間的光亮，譬如那晚吧？多多少少的人在海邊納涼，大家心裏都有一個世界，小孩子發狂地想跨到海裏去撈月來玩要時，大人們心裏卻湧起那些狂風驟雨中海船傾覆慘酷的故事，年青男女看做星星是最好一對情侶的象徵，而年紀大的人卻去憂鬱起牛郎織女悽然別去的情景了。就說這一支悽婉的洞簫聲，你又能一定斷定吹的人是把自己埋葬在憂鬱的包圍中麼？

不過，誠像你那晚所說：「我們是人，人只有人的理智與力量呵！」

多多少少的人向海邊青青的綠樹遠去而不見舊日的歸舟，多多少少的人嘶啞了喉嚨向海招喚着失去的青春，又不知多少的人珍惜着身邊的嘆息與眼淚化成一片塗糊、但、這海邊，最知道這些的是沙灘邊的細石和竹籬邊的野百合，但他會告訴過人類些什麼？

你說：「千古來海是一個埋葬人類愁苦最大的魔窟」！

「倘使人類的眼淚像海水一般地多，世界的眼淚會比水都不值錢呢？」

爲了我這一句回答，於是更引起你那句：「所以，人有時實在太顯出渺小，但有時也像很偉大的」。

這幾年來，我已像一條失去航桅的破舟，風狂雨暴中我總胆怯的停泊於竹籬茅舍之間，讓那些矯捷的水手用力使帆向我面前駛過，即使他們報我以一百個鄙視，我自己打定意志不報以一個還眼。我只像一隻家鴿子躲在芳櫓下整理着自己被雨淋溼檻樓的羽毛，不想投身於四海蒼茫之中去做起一個斷肢折翼的低能海燕：我只躲在暗角中招喚着海上遠遠的歸帆，怕人提問那些掛帆而去將歷遍重洋的征航，非以海天不够偉大，遠征不是宏圖，但我覺得有時一個着跟時代後面拚命追趕弄得汗出如注的人，還不及抽手旁觀者來得清楚。

在你離開這海邊的一個時候，我也悄悄地像行脚僧掛單在這個要離海三四百里的山城，每夜數起這深夜街頭寂寞者的履聲，我忽然像周身占遍了泥土的氣息，我不禁吃驚：「什麼時候起我被困山城作爲俘虜呢？」？聽起每夜孤冷的打更聲，我記起海浪的音樂演奏，還有藍的，星藍的海色，你飽含着

憂鬱藍色的眼，於是打開小窗望着遠處，我說：我要向海招喚，即使這駛向窗前，是裝滿淚水的破航，但他是從我最熟悉的地方來的。

## 時 間

不願離開你們的，但不得不跟你們離開了，誰不流連於故鄉的山水嫋嫋呢？可是，難道這遍地的枷鎖之聲，還不够使你有所警惕呢？

就是你不說，我也全部知道：人類是怎樣去創造歷史？一點一滴，都是交織着高度的笑聲與低沉的飲泣。誰不在胸膛裏跳躍着一顆赤色的心呢？當你離開這災難的草原之區，有多多少少充滿着懷惱的故事，够你去咀嚼，够你去憤怒。

就在那時候，我跟着一連串雄偉的歌聲，走向迢遠的征程，像一個夏天的午睡，四週都發着蒸熱，但我終於拍拍身上的灰塵，開始踏上嶙峋的山巒，渡涉在像劍一樣豎向天邊的森林，撐起喉嚨，我跟着他們歌唱着時代的偉大。

可是，時間，是一個最無情者，這幾年來，看那些像駱駝一樣的矯健者被風砂埋沉了，像燕子一樣的輕盈者在樹蔭中消失了，在當初，誰不自誇着是松柏的色呢？但一夜風雪之後，苦難的磨折，把那些禁不起寒冷的都萎棄在塵埃中了。雄偉的歌聲滅絕了，那些涎起一臉枯血的慘笑，在暗綠色的燈亮下出現。

在那時候我失望地感到了痛苦，一個美麗的欺騙划破我的明亮底心。我聽到有人在悄悄地說：「

一個傻子來照着海面了」。

於是我瞧見自己這被苦難磨折失去光彩的臉色，現在已衰老到像一個老人了。我不會哭，我是被誰欺騙了，只是徒然地站在陡峻的山崗上，送去一連串煥發的日子，連跨開一步的勇氣也沒有。

時間才是一個有爲的主宰者，在他的面前，那一個不是怯弱者呢？人們都這樣在說：時間在拼命地走！可是，時間並沒有走呵！人們自己在走呵！有的矯健地擠在前面，有的却擠在人後了，但時間付給最勇敢者以不幸與傾跌，用各種各樣的苦難去磨折他長起滿頭的白髮？但牠又容忍那些拖在後面的人眼看勇敢者跌入無底的深淵而吝嗇一點嘆息。於是人間便再沒有像江河一樣雄偉的歌唱，像松柏一樣青翠的顏色，像古代英雄石像一樣粗闊的肩膀。

你說：上帝是怎樣製造着這人類的歷史的，一滴一點，都是交織着高慶的笑聲與低沉的飲泣，而我呢？我却是一手握着一柄生命的蠟炬在廣闊無垠的風雪中擎走着，我無言地忍受着空虛和痛苦。

卡泰耶夫在「時間呀，前進」這一冊書中高呼道。

「樣樣東西，從自己的地方移動，樣樣東西都出發了。」

我想，如果要根絕空虛和痛苦之感，也許我還得再「出發」一次的吧！

## 心底的一星

今夜，我又沉在繁重的思念中了。我記起你那天的話：

「一個人像一粒砂石，要是沉入了海底，他就再不會升起來了。」

我只是永遠記着一天繁星的晚上，你莊嚴又明媚地徘徊在那條狹長的小溪上，把路邊的野草撕成一片片丟到水流中去。你完全沒有想到你在捉弄那些沒有人顧惜他的可憐者。

不知一個什麼的思想，你停下來問我：「唱一隻你喜歡的歌曲吧」？

我是那麼粗野與拙笨，雖然我歡喜聽各色各樣的歌，但自己就是一個門外漢。可是我却不願使你知道我的祕密，你那時興趣是這麼好，我正高興你難得有這一份濃厚的情意。可是我能唱一點什麼呢？

於是，你說：「怎麼你老是對着溪水發怔呢」？

其實，像這樣夜裏，天上有著發光的星星，人間有輕朗的笑聲，不就是一曲很好的名歌嗎？再不然，我們大家靜默起來，望著這遠遠暮色中的景色，隨你幻想一種最涵意的情景，把自己裝置在情歡中，該又不是一幅最曼妙的圖案麼？

我那時的思想是馳向這麼廣漠與無涯，這自然對於你是不滿意的！於是你煩躁地說：「人生真就是一個欺瞞」。

爲了你這一句話，我驟然發現自己這幾年的生活都在欺瞞中溜去了。在當初，誰不自己傳說葱鬱與雄偉，在黑夜中歌唱著長夜的黎明，在痛苦與迫害中高歌著生命的烈烈，可是，一轉瞬間，歌聲息了，希望的火星滅了。剩下來的是一大串折磨襟者的太息。

還得說什麼美滿不美滿！誠像你說的：人生就是一個欺瞞。但爲了你這一句話。我忽然憶起這長途過來爲多數人所恨少數人所喜的生活。我十分知道：在已往的日子裏，我獻給人以熱情，却換了荒

漢，這賣買，我是虧本了。

我還能唱點什麼輕婉的歌聲呢？我只像一個山莊的守候者，在靜寂的日子裏，去憶念發銹而光彩剝落的故事，和一些兇惡者驕橫的嘴面與悲苦者低沉的啜泣。

譬如像那晚，你將路邊的野草隨手撕成一片片丟到水流中去，在你的心裏是不思想到在捉戲一個沒有人體恤的可憐者，而那時，你也決不會留心到我那遲鈍的目光凝視着溪上而遐想着無垠的空際，人就是這樣生活在永恆的膈膜，各人想着各人的方向，有一點相同的，是怎樣將弱小者鎮壓下去。

我還能唱點什麼好聽的歌聲呢？

我只永遠記着你那一句：「一個人像一粒砂石，要是沉入了海底，他就再不會升起來了」。

我現在正像砂石躺在海底中，却有一份安甯的心，數着一連串向我身旁擦過的游魚，我自己驕傲着：「誰說孤傲者一定是寂寞的呢？」

我還得再向人間播唱什麼的歌聲嗎？

我現在正欣喜着這山城的寂寞，他給我以安寧。你別再向我訴說人間什麼富美的故事，我祇纏綿着心底的一片，要這一點光亮我勇敢地生活下去。

## 牽牛花

鄉居閒情之什

這幾年的心境給城市的灰塵矇上得沒有一些光亮，幾次有着一份老年人的心情想休息了下來；但我總覺得人世的快樂，人世的苦悶，我都沒有管到頂尖，不能讓這種平凡無可記述的生活渡過我的一生，但這幾年我多少開始悲哀了，因為給我受的多少這幾年的苦悶是多於快樂。

看過牽牛花在牆角裏開起紅的小花，襯起綠的葉子，和遠遠的一片新葉競爭着生機，我開始觸起一種鄉村的特有風趣，我會這麼憶念起：讓這種鄉村的風趣給每個厭居在城市的人心頭一點溫馨吧？但這多少是不可能呀！正因為人有著不同的生活，會在不同的生活中揚起不同的微波啊！

好幾次我對起牽牛花發着遐思，我好像已愛起了牠，但，牠給了我些什麼呢？却不是心頭像甜蜜的溫馨憶念，更沒有傷時感世心情殞落的離情別緒，牠只給我一點這人生旅途過來偶爾觸起而快要消滅的生命的故事……正像一個年老人看着逝水傷懷過去的年華心情一樣；青年人却格外會留心到花的開放花的凋謝；而傷感到生命的陳迹。

真的，這幾年的旅途中，一年，二年，三年……時光不算短，我會看好幾次的花開，又花落。也有像花一樣的姑娘，劃上像花開一樣美麗的嘴面，對着我微笑，我也會對起她像欣賞一朵花對她愛好；但多少時候，她却像謝了的花朵悄悄地在我的身邊溜走了，給了我只有寂寞和憶念。——於是我才發覺人世多少是孤寂，去留戀起有生命的東西遲早會失望；却不是我此刻對起牽牛花發着遐思，來得自由超脫而沒有一點的拘束呀！

於是基於這種的情緒下，我就愛好起這沒有生命的牽牛花來。

人生又何其醜忽啊——

因為我的愛好牽牛花，却因此引起別人的懷疑，人的思想又是如此不能懸揣啊！那個房東的小姑娘時常問起我「怎麼你要愛起牽牛花」。在她，以爲愛起這纖小的牽牛花，是不懂得世界上應該愛好者的一個愚蠢者，真的，我是一個愚蠢者，我有着一張嘴，在這野外，這鄉居，却不會歌頌起白雲的高超，或是枝頭的鳥聲：却要去愛好起給別人遺棄在屋角的一叢牽牛花：這多少是沒有理由呀！房東的女兒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啓示：凡是世界上丟在冷落的一角的東西是不應該來受人愛好的，但，每想起自己這畸零的身世像丟在冷落一角的牽牛花的心情，去愛好起同一種身世之感的物事：總該是一種人世間同情的自然流露呀！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應該給鄉居的人來共同愛好呢？』

這疑問，房東的女兒是替我解答了，她說：在城市，有高大的洋房，有像一隻隻肥蟲似的汽車，在每一個人前耀揚地過去，還有……還有綠的酒和女人在紅的燈下溢起輕鬆的笑聲。

是的，高大的洋房，汽車，女人，綠的醇酒，這些這些，都是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給一些特定階級的人創造的，我多少爲房東的姑娘而悲哀，我悽惶有一天這人世的現實，會給房東姑娘空虛的憶念，到那時，她再悽然地懷着空虛的心來對起這牽牛花發怔，感到生命又何其飄忽的時候，世間上什麼東西都會咬傷了牠的心。

我又不禁感覺到人生何其實在，而又何其渺茫呀！

房東姑娘好像不感到——而且從不想到這層上去：她說『你別發瘋了；牽牛花有什麼好欣賞呢，你看，這雲彩是那樣美麗呀！世界上再沒有美麗過這雲彩的東西了。』

我欣然地看着這雲彩，紅的綠的，像一團團棉絮，在青的雲背中浮動，浮動，這象徵着生命的消逝，不多時，雲彩消逝了，固然是好的；但給了你些什麼呢？

在那時，牽牛花，還含着苦笑，這屋角，這雖然多少是愚者的安慰者呀！

## 丹楓

### 鄉居閒情之什

一個住在海濱小城的朋友寫信來「我們這裏的楓樹都紅了，有幾次從窗外望出去，看見這麼一副景象，總多少帶有點黯傷的色彩。中國人有一分怡情的景色總歸給那些古典派的詩人加上了傷感的觀感。」

對於這樣也多少黯傷的結語，我想不出怎麼回答他，我祇簡單地告訴他：「我們這裏的楓葉也紅了，這說明造物是沒有偏心的，但是這裏正幸沒有多着的人用傷感的目光去對着丹楓，僅多有搽紅着臉腮丹楓一樣的女人面孔」。信發出後我後悔了。理由是：世界上什麼事情發掘者都是多事。

楓葉是紅了。紅的楓葉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一到秋深楓葉都會發起紅，但今年紅的楓葉畢竟又到了。不想說「一年容易又秋風」那些感傷的句子來慰安這缺陷的心靈，但我有著像一個破廟的老僧，看起一縷縷的香煙，在這煙霧裏記起了這許多過來失去的年華，像煙圈，像丹楓，什麼都消逝了，重新振一振缺陷的心靈，想在這逝了的丹楓，逝了的煙圈裏想去抓一個生命的尾巴——於是到手的都